



兔年大吉

赵曙合

古代“春运”

●卜庆萍

春节，俗称“过年”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。春节之时，众多出门在外的游子都要返回家乡，和家人一起团聚。因此，回家过年，就是“春运”的源头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自从古代有了春节，就自然有了“春运”。古代道路设施落后，交通工具也极其简单，因此春节临近，真正能回家过年的人少之又少，以朝廷官员和经商人士为主。

让我们穿越时空，到历史长河看一看古代的“春运”，体味古人的艰辛与磨砺，品味现在的幸福与欢乐！

走驰道、轨路回家过年。据《汉书·贾山传》记载：“秦为驰道于天下……道广五十步，三丈而树，厚筑其外，隐以金椎，树以青松。”驰道是秦国的国道，按照记载数据折算，此驰道宽达69米。不只路宽，路旁边还栽植松树，注意绿化降噪，这在当时算是世界第一了，相当于“古代的高速公路”。秦时驰道虽阔，但民间却无快捷的交通工具，赶路回家过年的老百姓，仍是步履艰难。

乘原始交通工具回家过年。中国最早的人力车是辇，辇就是轿子的前身，之后又有痴车、独轮车、鸡公车、黄包车、三轮车等。长途运输主要靠畜力车，有马车、驴车、骡车、牛车等。其实古代畜力车还分好多种，如轱车、辘车、安车、轳车、轺车、传车等。轱车是一种轻便车，结构简单，车体材料档次也低。辘车则是载货车，古代“春运”时可以变成乘载好多人的“大客车”。安车档次较高，是一种小型车，供旧时高级官员及贵妇人乘用，可比作现代高级小轿车。轳车是一种卧车，有窗，可调节车内温度，只有皇帝才能使用。

走水路回家过年。在古代，木船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。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经济命脉，承担着水上运送粮食和各种商品的使命，还可运送往来的官吏及客商。无论是外出做生意，还是到外地赴任

的官吏，只要有条件，春节回家过年大都会坐船。这种归家之旅虽缓慢，却也只是极少数人能实现。

很多名人的“春运”之路也一样充满曲折和艰辛。唐朝开元十八年，李白居住在长安城，春节临近，便准备回家过年。李白从陕西西安出发，往西一直走到大散关，再走陈仓道，翻越秦岭和大巴山，又沿金牛道艰难跋涉。他大概走了1个月，行程1800里，山路1200里，路费花了约全年工资的1/3，才终于回到四川江油与家人团聚。公元1061年，54岁的宋朝大文豪欧阳修，携家眷和仆从从河南开封到江西永丰，先坐马车，行1400里，再乘船行约600里，差不多用了一个月，花费60两银子才到。



腊月忙 钱新明

腊月家家忙 户户置年货
有鱼有肉有果蔬 更有吉祥和祈福

今天是大寒节气，它的特点就是冷。至于冷到什么程度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验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教室只有一个铁炉子，柴不好，煤不好，小朋友们的生火技术更不好。所以一天到晚，炉子的火都奄奄一息，很多同学的手都冻伤了，裂了几道大口子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在下课的时候边跳边喊：“好冷的天呀，冻鼻子尖呀！”

上中学的时候，也是这样。晚上睡觉，被窝里贼凉。

林积雪，但得“余光而改色”。寒中有暖，阴中有阳，冬中有春，春中有冬，给人们带来美好的向往。

古人曾这样形容“大寒三候”：一候鸡始乳，二候征鸟厉疾，三候水泽腹坚。一候时，已感知到春天的阳气，可以开始孵小鸡了。二候时，鹰隼等杀伐之鸟，正处于捕食能力极强的状态中。三候时，水中的冰，已经冻深冻厚，寒至极处。物极必反，冷极至暖，也预示着春天即将到来。

大寒迎岁

●汪金友

两只脚蜷缩着，从来不敢伸下去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想，人生最大的幸福，可能就是晚上可以伸开脚睡觉。

后来才明白，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，而是我们那时的衣服比现在少。很多人都是上身一件棉衣，下身一条棉裤，里边没有秋衣秋裤、毛衣毛裤，外边也没有夹克、羽绒服，那些野风就顺着脖领、袖口、裤腿，可劲儿地往里钻。西风不识儿郎面，身上无衣怨天寒。

到了诗人们眼里，大寒的冷是另一番景象。比如宋代的理学家邵雍就在《大寒吟》中写道：“旧雪未及消，新雪又拥户。阶前冻银床，檐头冰钟乳。清日无光辉，烈风正号怒。人口各有舌，言语不能吐。”石阶变成了“银床”，檐头挂上了“冰乳”，看上去不错。只是在烈风号怒之下，人们不太方便说话。

唐代的席夔还写过一篇《冬日可爱赋》。在他的笔下，冬天更是可爱极了。冬虽栗冽，但得“阳至而舒光”；鸟鹊归巢，但得“微煦而和鸣”；山

大寒虽然正值三九四九，但往往与岁末重合。在我们老家冀东农村，便有这样的迎岁歌谣：“二十一，赶年集；二十二，接媳妇；二十三，过小年；二十四，写大字；二十五，扫房土；二十六，割年肉；二十七，杀年鸡；二十八，年糕炸；二十九，做豆腐；三十守岁玩一宿，大年初一扭一扭。”

我小时候年前最快乐的三件事，一是买年画，专买那种“四扇带讲”的；二是买鞭炮，虽然妈妈给的钱不多，但在鞭炮市上转来转去，就是莫大的享受；三是帮妈妈扫房子，把屋里所有的盆盆罐罐都搬出来，把一年的灰尘和蛛网彻底打扫干净，然后再换上新窗户纸，贴上新年画。大人们忙忙碌碌，小孩们蹦蹦跳跳，竟然把冷给忘记了。

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讲：“冬”为古文“终”字，意思是四时将尽，万物皆伏，闭藏蓄力。春为年之始，冬为年之终。如果说春天是表演，冬天就是排练；如果说春天是分娩，冬天就是孕育。所以越来越多的人，大寒不觉寒，蓄势待春天。